

■儿童学习与发展

学前儿童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的关系： 情绪调节能力的保护性作用

张彤彤，秦丽萍，武云鹏

(德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德州 253023)

摘要:为了探讨学前儿童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的关系,及考察情绪调节能力在两者关系中的保护性作用,随机选取山东省德州市170名幼儿为被试,请教师用量表评定法报告幼儿的羞怯、情绪调节能力和同伴交往能力。结果表明:1) 幼儿羞怯水平与其同伴交往能力显著负相关;2) 情绪调节能力对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间关系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情绪调节能力是羞怯引发较低同伴交往能力的保护性因素。

关键词:羞怯;情绪调节;同伴交往;学前儿童

中图分类号: G610; G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3)03-0085-07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3.03.011

Shyness and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Preschoolers: The Protective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ZHANG Tong-tong, QIN Li-ping, WU Yun-pe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2530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 children's shyness and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PCA) and to examine the protective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ERA) in their relationship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preschool children in Dezhou, Shandong Provinc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report children's shyness, PCA and ERA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Result: 1) The shyness level i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CA and ERA; 2) ERA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PCA. Conclusion: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i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shyness triggering lower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shyness; emotion regulation; peer communication; preschooler

一、问题提出

社会性发展对幼儿健全成长有重要作用,是幼儿人格发展和健康成长的基础。幼儿阶段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该时期同伴在幼儿的

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幼儿的同伴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1]。因此,培养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可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国家有关政策也强调了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重要性,《幼儿园教育

收稿日期: 2022-12-27; 修回日期: 2023-02-10

基金项目: 德州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21xjrc211)

作者简介: 张彤彤,女,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儿童心理学;秦丽萍,女,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儿童心理学。

通讯作者: 武云鹏,男,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儿童个性与社会性发展。

指导纲要(试行)》将乐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作为社会领域的目标之一。同时,《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提出,教师要努力帮助幼儿提高与他人交往的能力。

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是指幼儿在与自己年龄相同或相近的人的交往过程中,感受、适应、协调和处理同伴关系能力的总和^[2],就是使得关系趋向良好的能力。幼儿同伴交往能力与其在同伴中的受欢迎程度高度相关。同伴交往能力较强的幼儿能够更敏锐觉察到同伴的需要,更擅长处理与同伴间的冲突,拥有更好的同伴关系,受到同伴的欢迎^[3]。此外,同伴交往对儿童认知、情绪、社会性、人格发展等均有促进作用。良好的同伴交往能使幼儿感受到安全感,促进幼儿形成健康人格^[4]。反之,同伴交往能力的缺乏或不足会对幼儿社会性发展、认知发展和社会适应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受其气质、个性、认知水平等个体因素影响。羞怯作为一种个体特质,影响着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羞怯是指面临新异社交情境/对象或感知到社会评价时的拘谨和焦虑,主要表现为在此情境中的趋避冲突,即渴望与他人交往,但又过分担心别人评价以及自身缺乏交往技能的一种“高趋近-高回避”的矛盾心理^[5]。以往研究发现,羞怯和人际交往能力显著负相关,羞怯儿童可能在社交技能方面表现出不足;同时,羞怯不利于幼儿的学校适应,对个体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均有不良影响^[6]。在同伴关系方面,羞怯幼儿经历更多的同伴拒绝和排斥^[7],同伴喜好程度较低^[8],即羞怯幼儿在同伴交往中往往不太受同龄人欢迎。这表明,羞怯对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有消极影响。但是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羞怯与同伴交往结果的关系,关于幼儿羞怯和同伴交往能力,特别是与具体能力关系的研究鲜见报道。

在同伴交往的具体维度方面,目前主要包括交往主动性、亲社会行为、言语和非言语交往能力、社交障碍四个维度^[2]。羞怯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可能存在不足,笔者在本研究中重点探讨羞怯与前两个维度的关系。交往主动性指幼儿能够主动向同伴发起正确交往,主动把自己介绍给其

他同伴,能够与同伴一起活动游戏等;亲社会行为指幼儿在与其他同伴交往的过程中能够正确地识别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和情绪,并且能够主动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与其他同伴进行分享、合作等。由于拘谨和焦虑等情绪,羞怯幼儿在社交情景中经常保持沉默,表现出退缩行为。这可能表现为社交中较低的交往主动性,难以主动向同伴发起交往行为;同时,行为上的退缩也阻碍其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根据生态风险与保护理论,当个体面临风险情境时,情境中同时存在增加负性结果发生概率的“风险因子”和起保护作用的“保护因子”^[9]。这些因素存在于个体、文化以及社会层面,并对个体发展产生消极或积极影响。情绪调节能力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保护因子,有助于个体更好地面对各种情绪情景,缓解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受到的负性影响。对于学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之间的保护因子。

情绪调节能力是指个体在面对某种情景时,能够准确、恰当的处理情绪信息,采取适当的策略或者方法管理自己的情绪,从而做出恰当的、有效的情绪行为的能力^[10]。情绪分为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根据情绪调节理论,情绪调节由对于正性情绪的保持、提高和降低以及对于负性情绪的降低和控制两方面构成^[11]。情绪调节能力是幼儿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础。幼儿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影响其同伴接纳^[12];具有较强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更受同伴欢迎,有更强的同伴合作意愿以及较好的同伴关系^[13]。此外,有研究以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了害羞退缩和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发现情绪调节能力是害羞引发不良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14];国外有研究以2-6岁的儿童作为被试,研究了羞怯和社会情绪功能的关系以及情绪知识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发现情绪知识在幼儿害羞与社会情绪功能之间起保护作用^[15]。以上研究提示:对羞怯者而言,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个体同伴交往能力的保护性因素。因而,有必要探讨其在羞怯和同伴交往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拟以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探索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之间的关系,并考察情绪调节能

力在两者关系上是否具有调节作用。期望本研究能为羞怯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与干预提供支撑,从而促进其良好的社会适应。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幼儿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交往主动性、亲社会行为)呈负相关。

假设2:情绪调节能力在学前儿童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之间起调节作用,情绪调节能力可以缓冲羞怯对同伴交往能力的消极影响。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山东省德州市85名幼儿园教师,邀请幼儿园教师从其所在班级随机选取男生和女生各一名,教师用问卷法对幼儿的羞怯水平、情绪调节能力、同伴交往能力进行评价。最终收集了170名幼儿的数据,其中小班34人,中班64人,大班72人,男女比例1:1。

(二) 研究工具

1. 羞怯水平

采用儿童行为问卷短版(CBQ-SF)教师评定量表中的羞怯分量表^[16]。含6个题目(例如,“在生人面前会害羞”),采用七点计分,从1(非常不恰当)到7(非常恰当),教师评定。得分越高表示幼儿越羞怯。本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8。

2. 情绪调节能力

采用儿童社会情绪能力量表(CICSEC)^[17]的情绪调节分量表,测量个体调节负性情绪(例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失望中恢复过来”)和不带负性情绪地适应变化(例如,“遇到计划有变化时会不开心”)的能力,共6个题目,教师采用李克特三级计分(0=不符合,1=有点符合,2=

比较符合)评定。题目反向计分,得分为题目均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越强。本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1。

3. 同伴交往能力

采用张元编制的《4-6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评定问卷》^[2]。采用交往主动性(例如,“主动把自己介绍给新伙伴”)和亲社会行为(例如,“觉察同伴的情绪变化,善解人意”)两个分量表,各含6个题目。教师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1=从不,2=较少,3=较多,4=总是)评定,分值越高表示同伴交往能力越好。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6,0.761。

(三)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6.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PROCESS3.4的Model1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得到5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32.08%,小于40%的临界标准^[18],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羞怯与亲社会行为、交往主动性均显著负相关,该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此外,羞怯与情绪调节能力显著负相关,而情绪调节能力与交往主动性和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与相关分析(N=170)

	<i>M</i>	<i>SD</i>	1	2	3	4
1. 羞怯	23.73	7.68	1	-0.640***	-0.217***	-0.469***
2. 交往主动性	16.56	3.59		1	0.558***	0.428***
3. 亲社会行为	17.25	2.99			1	0.201**
4. 情绪调节能力	2.19	0.55				1

注: ***P* < 0.01, ****P* < 0.001

(三) 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考察了羞怯、情绪调节能力及两者乘积项对同伴交往能力(亲社会行为、交往主动性)的效应。进入模型前,

羞怯、情绪调节能力均进行了标准化。结果显示(见表2),羞怯与情绪调节能力乘积项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和交往主动性。

表2 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亲社会行为				交往主动性			
	B	SE	t	95% CI	B	SE	t	95% CI
羞怯	-0.409	0.25	-1.615	[-0.909,0.091]	-1.973***	0.24	-8.322	[-2.441,-1.505]
情绪调节能力	0.246	0.26	0.944	[-0.268,0.759]	0.463	0.24	1.901	[-0.018,0.943]
羞怯 × 情绪调节能力	0.436*	0.21	2.067	[0.020,0.852]	0.395*	0.20	2.004	[0.006,0.784]

注:CI 表示置信区间; * $P < 0.05$, *** $P < 0.001$

为更清晰地揭示情绪调节能力对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情绪调节能力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被试分为高/低情绪调节能力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1)两组中羞怯均显著负向预测交往主动性,但高情绪调节能力组($B_{\text{simple}}=-0.205$, $t=-4.852$, $P < 0.001$)中羞怯对交往主动性的负向预测作用比低情绪调节能力组($B_{\text{simple}}=-0.308$, $t=-8.150$, $P < 0.001$)

的更弱(见图1)。2)对低情绪调节能力组而言,羞怯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_{\text{simple}}=-0.110$, $t=-2.721$, $P=0.007$);而对高情绪调节能力组而言,羞怯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_{\text{simple}}=0.003$, $t=.076$, $P=0.939$)(见图2)。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2,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对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间关系起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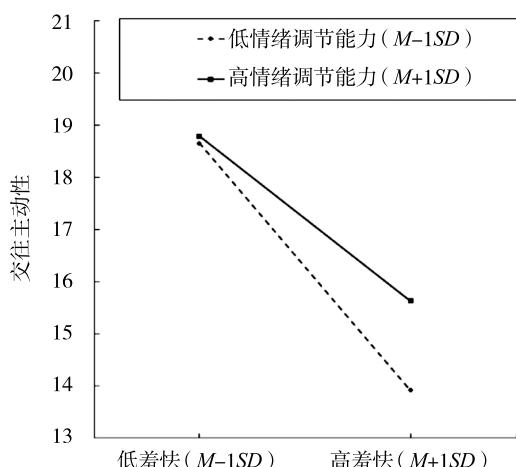


图1 情绪调节能力对羞怯与交往主动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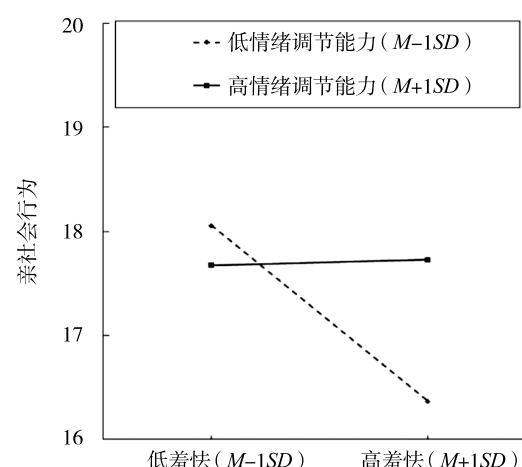


图2 情绪调节能力对羞怯与亲社会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能力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为羞怯幼儿的社会情绪能力提升与干预提供了教育启示。

(一) 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学前儿童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的两个维度均显著负相关,该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首先,羞怯与交往主动性显著负相关,羞怯儿童在同伴交往中很少主动发起交往行为,很少

四、讨论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问卷调研法考察了学前儿童羞怯与同伴交往能力的关系及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羞怯负向预测同伴交往能力,且情绪调节能力是羞怯引发同伴交往能力的保护性因素。研究结果为理解羞怯与同伴交

向同伴介绍自己或参与互动,该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证明,羞怯与社交回避显著正相关^[19]。同时,羞怯与亲社会行为显著负相关,即羞怯儿童在同伴交往过程中较少表现出主动关心、帮助同伴,或者是和同伴进行分享、合作这样的亲社会行为。以往基于初中生群体的研究发现,羞怯者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20]。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发现。本研究中的发现与我们对幼儿园中羞怯幼儿给人的印象一致,羞怯儿童在同伴活动常扮演“游离者”的角色,时常在外围徘徊,很少主动加入活动;同时与人交往时表现的比较“高冷”,情绪不够热情,虽然相对配合顺从,但较少主动展现助人等亲社会行为。

羞怯幼儿在同伴交往方面的不足可能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同伴交往情景中包括的社会评价线索。幼儿园中的同伴交往场景对羞怯幼儿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在该情境中,羞怯幼儿面临趋近——逃避冲突,他们既希望参与社交活动,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或表现不佳而逃避参与,故表现出情绪上的焦虑与行为上的退缩,而焦虑感会进一步阻碍羞怯幼儿的主动交往行为,并对其亲社会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其次,羞怯幼儿倾向于采取“安全型”的交往策略,较少采取主动交往策略。同时,退缩、被动风格的交往行为偏向使得羞怯儿童较少的表现为亲社会行为。再次,羞怯幼儿在识别同伴情绪方面存在不足。研究表明,羞怯幼儿在识别情绪方面,特别是在识别负面情绪以及愤怒表情方面准确性较低^[15],这导致羞怯儿童不能敏锐地觉察同伴的兴趣,阻碍了其及时做出适宜的社交行为。

总之,羞怯儿童在同伴交往能力方面存在不足,表现出较低的交往主动性和亲社会行为。这会阻碍其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而消极的同伴关系会进一步加剧其消极的同伴交往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对其身心健康发展特别是社会性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关注并重视学前羞怯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并及早的采取针对、有效的训练至关重要。

(二) 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对羞怯与同伴交

往能力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即高情绪调节能力可以缓解羞怯对同伴交往能力的消极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设2提出的情绪调节能力的保护作用,同时也为生态风险与保护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可以缓解羞怯对交往主动性和亲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羞怯的典型特征为个体想要与人交往但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的趋避冲突,过程中伴随着焦虑、紧张等负向情绪的产生,而个体较高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助于缓解相关情绪,缓解羞怯对同伴交往能力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结果也与以往研究相一致。有研究者指出,学前儿童掌握情绪调节相关技能有助于其社交互动与同伴交往,情绪调节能力与其社交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具有良好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更有可能和同伴有积极的互动^[21]。同时,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如果个体具备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可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更可能有良好的同伴关系,更容易融入到同伴群体中^[22]。再者,具备良好情绪调节能力的学前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为他们更善于缓解、应对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领会同伴的情绪^[23],这样也有助于其保持良好的同伴关系。对于羞怯儿童来说,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可以帮助其在同伴交往中避免或者缓解交往问题的出现,表现出良好的同伴交往能力。以往的研究也发现,情绪调节能力较强的幼儿因为情绪更稳定,所以更受同伴的欢迎,情绪理解能力越高的幼儿更容易被同伴接纳^[24]。这也印证了情绪调节能力确实是同伴交往能力的保护因素。

(三) 教育启示

同伴交往能力是学前儿童社会化和人格健康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幼儿在学龄前期习得的人际交往技能对其后期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羞怯幼儿在同伴交往能力方面可能面临的不利境地,基于本研究结果,可以从提高同伴交往能力和发挥情绪调节能力的保护性作用两个层面展开工作,家庭和学校教育两方面形成合力,促进其积极发展。

1. 关注幼儿同伴交往能力,促进其积极发展
在家庭方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

长采取的教养方式、构建的家庭氛围等都会对孩子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家长要认识到培养和提高羞怯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的重要性,对羞怯儿童给予更多关注和陪伴,需关注他们在同伴交往方面的表现,及时发现其表现出的问题和不足,主动提供支持和引导;其次,家长应适当鼓励、表扬羞怯儿童的积极、良性的同伴交往行为,引导其积极、大胆地与同伴进行交往,增强孩子社会交往方面的自信心;再次,家长要为羞怯儿童创造良好的同伴交往环境和更多的同伴交往机会,比如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家的同龄孩子到家中玩耍,或者是多带领孩子外出与其他孩子一起交流、互动,给孩子制造交友的机会,锻炼其同伴交往能力。

在教师方面,首先,教师应掌握学前儿童同伴交往能力的相关专业知识,以便准确识别羞怯儿童在同伴交往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根据羞怯儿童在幼儿园的实际情况,进行适时适当的干预和指导;其次,幼儿园是儿童进行同伴交往的重要环境,教师应为他们创设良好的交往环境,利用日常的班内活动和户外活动时间,增加羞怯儿童的同龄或混龄交往机会;再次,教师也要关注自身与同事、儿童的交往行为,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创设充满关爱与鼓励的大环境,进而促进羞怯儿童主动与同伴交往,表现出合作、共享等亲社会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为减少羞怯对学前儿童同伴交往能力的消极影响,必要的时候要对羞怯儿童开展针对性的干预训练,帮助其掌握必要的同伴交往技能,达到培养和提高其同伴交往能力的目的。

2. 提高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挥其保护性作用

对于家长来说,首先,要认识到情绪调节能力对于儿童特别是羞怯儿童的重要性,情绪调节能力是社会情绪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情绪能力对个体人际交往具有积极影响^[25]。其次,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成员之间要做到和睦相处,遇到问题也要及时沟通交流,家长要先做到能够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一方面避免不良情绪对家庭和孩子造成伤害,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孩子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另一方面要以身作则,

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再次,家长要引导孩子学会主动感受自己的情绪,鼓励其以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学会在社会交往中关注和识别他人的情绪状态,据此来调整自己在社交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达到良好的社交状态。

作为教师,首先,要掌握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相关专业知识,具备相关的技能和能力,能够及时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发现其情绪变化,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与儿童及时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其情绪变化的具体原因;同时进行相应的教育和疏导,帮助羞怯儿童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其次,教师应重视羞怯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的学习,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增加情绪调节的相关内容,认识到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能够增加儿童的亲社会行为^[26],提高其同伴交往能力。同时社会情绪能力的学习也已经在多种路径上有了尝试和探索,包括项目干预和课程学习等^[27],所以教师可以将其融入日常课程,并采取绘本阅读、情绪游戏等多种活动形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在活动中,重点关注羞怯儿童,对于其良好的表现要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其积极参与,从而促进其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再次,教师也要提高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儿童对教师情绪处理行为的观察和模仿对其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教师要善于觉察和识别自身情绪及其变化;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掌握科学合理的情绪表达和调节策略,能够及时恰当地应对不良情绪,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为儿童树立良好的榜样。

(四)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本研究的被试均来自山东省德州市且样本量较小,未来可扩大取样范围和样本量,提升样本代表性;第二,本研究采用量表法且仅收集了教师报告的数据,未来可考虑纳入多主体(例如,家长报告、幼儿提名)多方法(例如,观察法、访谈法)的数据;第三,本研究为横断研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未来可以设计追踪研究来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 [1] 张旖馨,黄浩岩,王成刚.情感观点采择能力对幼儿同伴关系的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2,38(11):48-55.
- [2] 张元.4~6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的编制[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8(1):42-44.
- [3] 范谦.加强幼儿同伴交往 促进幼儿社会化发展[J].黑龙江教育,2002(4):42.
- [4] 邹泓.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及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14(2):39-44.
- [5] Coplan R J, Prakash K, O' Neil K, et al. Do you "want" to pla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onflicted shyness and social disinterest in early childhood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2): 244-258.
- [6] 武云鹏,陈英敏,于洋,等.羞怯学前儿童幼儿园不适的探讨及应对策略[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22(2):164-166,221.
- [7] 赵悦彤,孙晓娟,张向葵.提升羞怯幼儿的社交能力:基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的干预方法[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5):1038-1043.
- [8] Cheung H S, Elliott J M. Child shyness and peer likeabil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agmatics and vocabulary [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7, 35(4): 531-545.
- [9] Bogenschneider K. An ecological risk/protective theory for building prevention programs, policies, and community capacity to support youth [J]. Family relations, 1996, 45(2): 127-138.
- [10] Fancourt D, Garnett C, Spiro N, et al. How do artistic creative activities regulate our emotions? Validation of th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r Artistic Creative Activities Scale (ERS-ACA) [J]. PloS one, 2019, 14(2): e0211362.
- [11] Maedgen J W, Carlson C L. Social functioning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subtypes [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000, 29(1):30-42.
- [12] 张琴琴.4~6岁幼儿抑制控制、情绪调节策略与同伴接纳三者关系研究[J].幼儿教育,2015(1):55-59.
- [13] Soto-Rubio A, Giménez-Espert M D C, Prado-Gascó V.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sychosocial risks on burnout, job satisfaction, and nurses'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21): 7998.
- [14] 颜晨雨.幼儿害羞退缩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0.
- [15] Sette S, Baumgartner E, Laghi F, et al. The role of emotion knowledge in the links between shyness and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at preschool [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6, 34(4):471-488.
- [16] Teglasi H, Schussler L, Gifford K, et al. 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 - short form for teachers: Informant correspondences and divergences [J]. Assessment, 2015, 22(6): 730-748.
- [17] Li X, Lam C, Chung K,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Inventory of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Competence (CICSEC) [J].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31(6): 854-872.
- [18] 汤丹丹,温忠麟.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问题与建议[J].心理科学,2020(1):215-223.
- [19] 薛雯雯,韩磊,窦菲菲,等.羞怯对攻击和社交回避的影响:同伴侵害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6):1053-1055.
- [20] 李亮,张仁杰,于玲,等.初中生羞怯与亲社会行为:共情的调节作用及性别差异[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3(2):222-226.
- [21] 邱红燕.幼儿社会情绪学习的内涵、价值与路径[J].学前教育研究,2021(10):91-94.
- [22] Herndon C, Bailey S, Elizabeth A, et al. Preschooler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regulation: relations with school adjustment [J].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13, 174(6): 642-663.
- [23] Song J H, Colasante T, Malti T. Helping yourself helps others: Linking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to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sympathy and trust [J]. Emotion, 2018, 18(4): 518-527.
- [24] 王磊,谭晨,寇彧.同伴冲突解决的干预训练对小学儿童合作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21(4):83-88.
- [25] 宋佳欣,张颖茹,金芳.社会情绪学习课程对4~6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5):16-20.
- [26] Sklad M, Diekstra R, Ritter M, et al.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universal soci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grams: Do they enhance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of skill, behavior, and adjustment? [J].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12, 49(9): 892-909.
- [27] 许颖.儿童社会情绪学习:Strong Kids系列课程介绍及启示[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8):9-14.

[责任编辑 朱毅然]